

## 钱眼识人

## 一人一龙 的梦想

## 花言峭语

## 两只鸡腿引发的风浪

我发现好莱坞拍大片依然是值得学习的，只需要做到“老老实实”就能轻松获得好口碑，比如《新·驯龙高手》就是这样。所谓老老实实，就是你想看龙，就做多做细。你想全年龄段都能看，就是故事简单，亲情爱情友情都给最朴素的那一挂，点到为止。甚至卖情怀都是老老实实，对于动画版还原度极高，演员选得很“动画”，冒北欧仙气。怎么比？

好莱坞大片另一面的现象，就是“懒惰”，背靠强大的技术以及IP情怀，它对于故事和人设的挖掘一旦放弃追求正确的潮流，就会赢得观众的心，新版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让不少注意力相对薄弱的非影迷观众能够更聚焦在特效场面上，获得的体验感拉满。这就是辩证关系，因为懒惰反而聚焦，最大程度讨好不想动脑筋的观众，相比之下很多国产片就“太勤快”，都想要，不展开了。

因为真人的加入，新版实际上才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派”，即小嗝嗝的族长父亲代表的父权文化，将有毒的男子汉气概与维

京人传统做了巧妙的衔接，有些台词和细节让当代观众觉得好戏，比如“我说什么你为什么听不到”，再比如“我是为你好”等等，扮演父亲的演员杰拉德是动画系列稳定的配乐，但这次走到台前那种daddy的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成名作《斯巴达300勇士》就很像典型的维京人文化，孔武有力、崇尚暴力，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代表了单向度的雄性审美。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动画片的想象空间大，但现在看来也未必，真人版只要演员选得好，剧本扎实一些反而让类型融合的轨迹更加清晰，现在看新版，就很明显看到校园青春片、父子和解的家庭戏、加勒比海盗的朋克风，小嗝嗝驾驭无牙仔的实操过程何尝不就是赛车片，是空中的“速度与激情”。

小嗝嗝残疾的部位与无牙仔受伤，尾翼残缺的地方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跳出动画片的故事，一人一龙是一个人生隐喻，每个人终其一生就是寻找独属于自己的龙，就是真实的自我，从拒绝承认，到勇于面对到接触它，

熟悉它到最后驾驭它，庄子的御风而行就是本我与自我的和谐关系，有的龙暴躁喷火，有的龙分裂矛盾，有的龙耽于享乐，还有的龙心有怨念，如饮鸩毒……你觉得你的龙是什么样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有一部小说，名为《克拉拉与太阳》。故事里克拉拉是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已经拥有了自觉的观察、推理以及共情能力，很努力地想融入人类社会，本来它迟早会被更新一代的产品所取代，而完成作为工具的使命。但是它拥有了爱与牺牲的能力，去拯救一个小女孩。于是，当它获得并展示人性中最温柔的部分，爱与怜悯时，克拉拉也成为了另一个“小女孩”。说这个小说，是觉得小嗝嗝与无牙仔，“我”与龙的关系，就是在陪伴中自我的借体生成与弥补。

钱德勒

媒体人

## 早闻狄声

## 艺术家之辨

工作原因，每年无数影迷汇聚到上海的时段，往往忙得没有时间看电影。今年抢出99分钟，看完了伍迪·艾伦在1994年的作品《子弹横飞百老汇》。

故事并不复杂，却极其精巧，环环相扣的快节奏之下，哪怕是戏份极少的小配角，都有让人过目难忘的鲜明特点。电影里，舞台剧导演大卫多年郁郁不得志，他想要排演新戏，唯一的投资人却是黑帮大佬。当黑帮大佬要求大卫给自己的情妇奥利芙安排一个重要角色，大卫无奈屈服，最终促成了一个古怪又尴尬的剧组——行将过气的舞台剧女王、患有暴食症的男主角、出入都要带着小狗的女配角，还有演技蹩脚的奥利芙。在鸡飞狗跳的排练过程中，为监视奥利芙而常驻剧院的黑帮杀手契奇突然展现出惊人的戏剧才能，经过他的修改，作品居然大获成功……

直到走出电影院，赞叹与回味连绵不绝：三十多年过去了，演艺圈的怪毛病似乎从未改变。伍迪·艾伦从容地戳破艺术家的

幻觉，也幽默地讽刺着自己：所谓艺术家真的是艺术家吗？那些自认才华横溢的人们，总是将失败归结于被裹挟、被逼迫，但真相或许是他们本来就平庸至极——没有天赋，只有远离生活的故弄玄虚；没有定力，所以无论是华丽吹捧还是强势威逼，都会轻易被拿捏。当大卫深夜号哭为何出卖了灵魂，银幕的观众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谁叫他的灵魂本来就单薄脆弱。

反过来看，真正的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是全情投入的，冷血无情的，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刀尖上讨生活的契奇，对人命不屑一顾，却在投入创作后不可自拔。他明明知道真实的生活是你死我活，却再也无法忍受奥利芙蹩脚的表演，宁可得罪大佬也要“解决”舞台上不完美的存在。戏比天大，并非飘飘的自夸，还需要干脆利落、铁石心肠。

同样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有戏里那些个性十足的配角。昔日的舞台剧女王，人前人后有不同面孔：明明前一秒还在刻薄

地和经纪人感慨自己非某某某的作品不演，转眼就拿艺术的共鸣把大卫哄得云里雾里。当大卫五次三番想要将契奇代笔的真相托盘而出，她永远会立刻堵住对方的嘴唇，一句“别说话”戏剧性十足。放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被嘲讽的角色，何尝不是生命力旺盛的大女主——想演戏，想要所有的戏围着我转，想要抓住一切有才华的人为我写戏！我的角色比天大，亦是一种不死不休的决绝偏执。

当然，最意料之外的浪漫，是电影的尾声，大卫想要追回自己的女友，将一切过去和盘托出：第一，我不是一个艺术家；第二，我爱你。夜色中闪亮的眼睛，是伍迪·艾伦给平庸之人最后的温柔：算了吧，当不了艺术家还能当一个真诚的人。天大地大，有爱最大。

常晓秋

媒体人

## 情人看剑

## 挥着翅膀的女孩

女性议题的电影近来接踵而至，比如去年的《乔妍的心事》《出走的决心》，今年的《想飞的女孩》也上了流媒体，接下来《酱园弄·悬案》势必也会引发相关议论。一个人想要飞起来，要么具有强大的飞行器或科技工具，要么在精神上实现完全的自由与超越，《想飞的女孩》显然取的是后一种可能。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好风从哪里来，又是如何送人飞上云霄——风可以被视为时代浪潮，风起浪涌之际，人便亦浮亦沉。只是这样的天时地利在影片里并不存在，所以文淇与刘浩存饰演的那对姊妹花，只能靠单打独斗突围。她们童年相伴，少女时代决裂，直至最后江湖会师，一人托举另一人实现飞翔，两个只能活一个，但总好过集体阵亡。

目力所及，两位女性全程处于逃亡之中，表姐文淇藏身于影视片场，还是躲不过催债人虎视眈眈，前脚刚去提款机取钱，后脚就被

洗劫一空；表妹刘浩存不慎杀人，而后一路狂奔，眼见黑帮三人团步步逼近。一张肉眼可见的天罗地网将二人围得密不透风，不来个鱼死网破绝不善罢甘休，间或也让二人喘口气，燃起一点点渺茫的希望，然后再把这些火焰踩灭，猫鼠游戏一样玩弄她们于股掌之上。电影让人共情之处，便是在这些地方，怎么逃都是一场空，仿佛是道行尚浅的玩家，无论在游戏里多少次重启，结局仍是GAME OVER（游戏结束）。

想飞，因此成为一种奢望。她们不是没试过飞，比如表妹在小臂上纹了一个乌鸦图案，乌鸦寓意不祥，但在地眼里却是桀骜难驯与自由飞翔的精神图腾。又比如表姐在剧组做侠女的替身，一身装扮很像舒淇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的造型。舒淇当年拍戏时被吊在十二米高的树上，因此说她借此看清人生很多事情，电影里的文淇则没那么幸运，以为凭借威亚可以一骑绝尘，超脱尘世，哪能想到那些钢绳其实更像放风筝的线绳。没错，她就是一具人形风筝，被当空吊起，有当众处刑的惩戒意味。影片甚至用了足足六分钟的时间，让她不断沉入水底，再被威亚拉出水面，一次不满意，再来第二次，全然不顾她尚在生理期当中。如此反复，直至浑身发抖，

精疲力竭，为了凸显女性人物的艰难困境，似乎非如此不可。回想《如懿传》里凌虐魏嬿婉的多场戏让人生理不适，据说《酱园弄·悬案》里也有一些虐女镜头，总之这是双刃剑，其尺度分寸极易致争议。

展示苦难绰绰有余，《想飞的女孩》力有不逮之处也是在此。电影端出了三层时空来编织女孩们的故事，第一层是童年世界，二人的原生家庭并未赐予她们基因彩票，这是宿命式的悲剧根源；第二层是现实世界，不管是当太妹还是出门打工，只是童年悲惨世界的延续；第三层则是片场里的电影世界，尽管到了这里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不过是黑色幽默的一笔，替身侠女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这一层更让人无力和绝望。她们的苦难史长达二十余年，甚至来不及成长，就踏上了奔逃之路，然而既无智慧也无手段，无论活在哪个世界里都是无路可去。所以最后文淇在城楼纵身一跃，张开蝙蝠一样的巨翼低空滑翔，很难说是真的成功飞起来了，还是恍然一梦。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韩松落  
作家